

Revolution 2020: Love. Corruption. Ambition

革命： 2020

爱情、腐败与理想的故事

【印】奇坦·巴哈特/著 林冠/译

在一生中，
我有三次青春：诗歌，爱情，革命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革命：2020

爱情、腐败与理想的故事

【印】奇坦·巴哈特/著 林冠/译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革命: 2020 / (印) 巴哈特著; 林冠译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3.3

ISBN 978-7-5104-3794-6

I. ①革… II. ①巴… ②林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印度—现代
IV. ①I3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7314号

Revolution 2020革命: 2020

Copyright © 2011, Chetan Bhagat (奇坦·巴哈特)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© 2013, Beijing ZiYunWenXin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upa Publications India Pvt. Ltd.

北京版权保护中心海外图书合同登记第01-2012-9340号

革命: 2020

作者: (印) 奇坦·巴哈特

译者: 林冠

责任编辑: 王正斌 吕征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郑珊珊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字数: 280千字 印张: 9.75

版次: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3794-6

定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媒体及名人推荐

在呈现内心世界与表达特定观点这两点上，许多作家术业有专攻，各自领风骚。但是，奇坦·巴哈特的作品两者俱佳，游刃有余。

——奇坦被评为“全球最有影响力的 100 人”之后，

A.R. 拉曼在《时代周刊》上如是说

印度崛起的企业家阶层的喉舌。

——奇坦被誉为全球“商界最具创造力的 100

人”之后，《快速公司》如是说

印度的平装书之王。

——《卫报》如是说

印度史上最畅销的英语小说家。
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如是说

印度出版业的巨星。

——《印度时报》如是说

巴哈特撩拨了印度年轻读者的神经，引发了迷狂式的追捧。

——《国际先驱论坛报》如是说



序幕	0 0 1
在瓦拉纳西	0 0 9
七年之后	0 2 1
在科塔	0 4 9
重回瓦拉纳西	0 9 7
瓦拉纳西又过三年	1 4 9
落幕	3 0 3

序幕



“我希望，能把这火花接续下去的不仅有你们，还有整个国家的民众。要是有一朝一日你能够说，‘我身后的这片土地闪耀着千千万万的火花’，那可真是酷毙了。谢谢大家。”话音落下，我在瓦拉纳西^①提拉克礼堂的励志讲演便画上了句号。

掌声与口哨一并响起，预示着我该撤退了。安保志愿者组成了一道人墙，我借此迅速离开大厅。

“太感谢您了，先生。”背后有人对我说道。

我转过身面对这位东道主。“米什拉先生，”我应道，“我正找您呢。”

“叫我戈帕尔就行。”他说道，“车子在那边。”

我一路跟着恒河科技工程大学的校长戈帕尔·米什拉。他的黑色奔驰在车水马龙的维迪亚帕特路上杀出了一条坦途。

“你已经看过寺庙跟台阶码头^②了是吧？”戈帕尔问道，“瓦拉纳西净是这些玩意。”

“是啊，我去了维什瓦纳特金庙和达沙什瓦米台阶码头，就在上午五点钟。我喜欢这城市。”我答道。

“哦，不错。你最喜欢瓦拉纳西的什么？”

① 瓦拉纳西：Varanasi，印度北方邦东南部的一座城市，现有人口100万，印度教、佛教、耆那教的圣地。

② 台阶码头：ghat，供人摆渡过河、入河沐浴、洗涤衣物、焚烧尸体等。

“阿提^①。”我答道。

“什么？”戈帕尔一脸惊讶。

“台阶码头那边的早阿提。这仪式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就在清晨那会儿，河面上都飘着迪亚油灯。这场景真是超凡脱俗啊。”

戈帕尔皱起了眉头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道，“瓦拉纳西的阿提不好看吗？”

“好看。呃，只不过……它不只是这么一回事。”他没有详细展开。

“你把我送到罗摩酒店就行了。”我说道。

“你明天早上才飞，”戈帕尔应道，“今晚不如就到我家吃饭吧？”

“不用客气啊……”我才张开嘴就被打断了。

“你一定要来。咱喝上几杯。我可藏了世界上最好的威士忌。”他说道。

我微笑着摇了摇头：“谢谢了，戈帕尔，但我真不怎么喝酒。”

“奇坦先生，就一杯行不？这样我就可以跟其他人讲，我可跟‘那位’奇坦·巴哈特喝过酒哦。”

我笑道：“这可没什么好吹嘘的。不过，你要说的话我当然没意见，但你也不用真的跟我喝过才行。”

“开个玩笑而已啦，先生。事实上，我是真心想跟你碰个杯。”

我看到他的眼神极其热切与执着。在最近这6个月里，他已经向我发出过20次邀请，直到我终于答应。我知道他是个不达目标不罢休的人。

“好吧，就一杯！”但愿待会儿我不要后悔。

“那太好了。”戈帕尔应道。

在市区外的勒克瑙公路上行驶10公里后，我们抵达了恒河科大。门卫把校门打开，对我们行礼致敬。车子停靠在一幢灰色的别墅外。房子的外墙均为石料，跟学校的主楼以及学生宿舍楼风格一致。

我们在一楼的客厅就坐。房子往外是一片羽毛球场般大小的草坪。

“这房子很漂亮。”我坐在一张松软的棕色天鹅绒沙发上说道。天花板不是一般的高，这我注意到了。

“多谢赞赏。这是我自己设计的。虽然是承包商在建房子，但

① 阿提：aarti，印度教的一种祈祷方式，小说的女主角与此同名。

方方面面都是由我来监管的。”戈帕尔一边回应，一边朝客厅另一头的吧台走去，“这可是工程大学校长的别墅。你跟你朋友也整了一栋，对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我问道。

“大家都知道啦。你的那本书我们都有看的，电影也是。”

我们都笑了起来。他递给我一个水晶杯，里面盛了不少威士忌。

“谢谢。”

“单一麦芽，12年产。”他说道。

“你已经拥有校长的私人别墅了，不过你还没有孩子。”我说道，“你婚都没结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年轻的校长。”

他露出了一个笑脸。

“你多大了？”我实在好奇。

“26岁。”戈帕尔的声音透着骄傲，“不只是最年轻的校长，还是你见过的受教育程度最低的校长。”

“受教育程度最低的？”

“我还没上过大学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边说话边搅动杯子里的冰块，琢磨着这酒到底有多烈。

“是啊，我算是对学历开了个玩笑。”

“哇！”我应道，“办这么大规模的一所学校，那可就不是一个玩笑了。”

“现在所有年级加起来的话，奇坦-吉^①，这里有1600名学生。每个学生一年要交10万卢比学杂费，仅此一项我们就有1.6亿卢比的收入。至于你今天启动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，那又是一门新的生意。”

我呷了一口。威士忌畅通无阻地蹿下去，喉咙霎时间便如烧滚一般。“你有啤酒吗？或者葡萄酒什么的？”我咳嗽起来。

戈帕尔的脸沉了下来。我不仅对他那令人折服的商业成就无动于衷，就连他那上好的威士忌，我也拒之门外了。

“档次不够？”戈帕尔问道，“这是格兰菲迪，4千卢比一瓶。

① -吉：-ji，在印度，日常生活中人们多在尊长的姓名之后加一个“吉”，以加重语气，表示对他们的尊敬以及亲热。这种称呼多用于面对面交谈以及演讲等场合。

要不我开一瓶蓝牌的？那个1万卢比一瓶。”

这跟价格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但我心中的话愣是没有说出口来。“我只是喝不惯威士忌，太烈了。”我说道。

戈帕尔笑道：“活在当下就该好好享受。从上好的威士忌开始喝，你的品位会跟上来的。”

我尝试着再喝一口，但实在有心无力。他笑着给我掺了很多水进去。苏格兰威士忌的口感是破坏了，但我的神智可保住了。

“人生就该是拿来享受的。你看我，今年能有4千万卢比进账，你说我要是不去过点快活日子，这钱赚来干嘛？”

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，人们谈话都会避开收入这个禁区。而在印度，你扬言自己月入多少就跟公开星座一样随便，特别是当你财大气粗的时候。

与其说他对我提出了疑问，还不如说他对自己提出了设问。他那黑乎乎的眼睛严厉地盯着我，要求我全神贯注。而他身体的其他方面——小麦色的皮肤，5尺7寸高的身板，侧分的头发——倒是寻常得让人心安。

“是啊，当然咯。一个人就该享受……”我还没说完，他便打断了。

“下一年，我要赚够5千万卢比。”

我意识到，除非我表现出足够的敬畏与崇拜，否则他是不会停止预报那些收入数据的。

“5千万！”我的音高非常给力，完全达到了假大空的国际标准。

这下子戈帕尔咧开嘴笑了。他要是去买T恤衫，印着“亲，乖乖吃介个哦，介是偶亲自做滴啦”这类标语的估计就是首选。

“太厉害了。”我喃喃自语的同时便在思忖如何转移话题，紧接着我注意到他那个回旋往上的楼梯。“楼上是什么？”我问道。

“卧室，还有露台。来，我带你参观一下。”

我们拾级而上，然后行经一个放着超大号豪华床铺的房间。

在露台，我环顾四周，全景尽收眼底。

“之前这里是荒地，是我爷爷当年的农田。”戈帕尔说道。

“有10英亩吧？”我做了个猜测。

“15。我们还有另外15英亩，”戈帕尔答道，“但是卖出去筹钱

建学校了。”

整个校园都被泛光灯照得亮堂堂的，他指着一小排照向东墙的灯说道：“那边，你看，有个商场正在动工。”

“现在印度每个城市都在建商场。”我应道。

“印度大放光芒^①，奇坦 - 吉。”他一边说一边跟我碰杯。

他喝酒的速度比我快 4 倍。我第一杯都还没干掉，他已经斟了第五杯。“你这个大城市来的人，喝就喝得气派点嘛。”当我谢绝续杯时，他调笑了一下。

“我喝不了多少，真的。”我应道。这会儿我看了下时间，已经是晚上十点了。

“你几点吃晚饭？”他问道。

“随你。”虽然我这样回答，但还是希望他立马开饭。

“那还有什么好着急的？咱们俩大老爷们儿，一个有文化，一个没文化，处得正欢呢。”戈帕尔举起酒杯说道。

我出于礼貌点了点头，然而肚皮却咕咕地叫了起来。我们走下楼梯，再次回到客厅坐下。

“你真的去了教授女儿家里？”戈帕尔问道。

我笑道：“爱情让人盲目，难免做点傻事。”

戈帕尔放声大笑，猛地一大口就把酒给喝光了，然后他抓着空了一半的酒瓶，准备来第六杯烈酒。

“爱情？别跟我扯这档子傻事。爱情只会搞死你。”戈帕尔说道。

“这话可就难听了。”我应道，“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校长夫人吗？”

戈帕尔继续倒酒，手却开始抖动。我琢磨着是不是应该阻止他再喝下去。

“校长夫人！”戈帕尔傻笑起来，紧紧地抓着威士忌瓶子。

“当心，戈帕尔，你喝得太快了。这要出乱子的。”

戈帕尔把瓶子重重地放在咖啡桌上，说道：“怎么就出乱子了？谁他妈会为我滴两滴眼泪？只要还活着，我就要尽情享乐。要是我

① 印度大放光芒：India shing，是 2003 年印度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推出的一个响亮的竞选口号，然而这一口号在选民中反响平平。

死了，谁会在乎啊？”

“你爸妈？”

戈帕尔摇了摇头。

“朋友？”

“成功人士不会有朋友的。”戈帕尔断言道，“这就是事实，对吧？”

他这座奢华的房子是如此冰冷而孤绝。我取走威士忌瓶子，放回吧台那边。

“你很悲观，没说错吧？”我说道，“只是看到你混得那么好，这还真是有点出人意料。”

“什么混得那么好，奇坦 - 吉？”戈帕尔发问的时候完全是一副醉态，但估计说的都是老实话。

他接连迅疾地指了一遍大屏幕电视机、立体音响系统以及我们脚下的真丝地毯。

“这些能代表什么？我其实一无所有……”

我们的对话变得严肃起来。我拍着他的后背，想让他振作起来：“你在我的书上已经读过我女朋友的故事了。那你呢？你有谈过恋爱吗？”

戈帕尔没有回答，但看起来心慌意乱的。他把酒杯放到咖啡桌上。这个话题非常敏感，然而我太后知后觉了。

他干呕起来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我问道。

他往洗手间冲去。我能听到他呕吐的声音。为了打发时间，我随意观看他的展览柜。我看到了镶在框中关于恒河科大的新闻报道，各种奖杯，还有戈帕尔跟来校访问的嘉宾们的合照。我在想，我的照片会不会很快就被挂上去？

过了 20 分钟他还没有返回，我赶紧把女佣叫来。她带我去洗手间。我敲门，没有回应。我改用拳头捶门，依然什么声响都没有。

“看来咱们得破门才行了。”女佣说道。

我这个负责大学新生培训的主讲嘉宾，好歹也是斯文人一个，在瓦拉纳西咋就要做这种动用暴力撞开人家厕所门的二愣子事呢？



医院病床上被单的窸窣声终结了我的小睡。床沿的闹钟显示现在是夜间三点。这里是瓦拉纳西兰卡地区的传承医院，而把喝得烂醉的戈帕尔带到这里的人自然就是我了。

戈帕尔这会儿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揉着他的太阳穴。

他的宿醉让我回想起自己的大学时光。只不过现在饮酒作乐的是校长，而不是学生。

“你整晚都在这里？”他看来有些惊讶。

“我可不能让东道主死在我面前。”我应道。

“非常抱歉。我喝得有点多。”戈帕尔咧开嘴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嗯，我没事。”

“我不是说现在。你还好吗？”

他转头盯着对面的墙壁。

“你过得怎么样，戈帕尔？”我轻柔地问道。

他没有作答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站起身来。“我该走了，坐飞机前再睡会儿。”我边说边往门口走去。

“你觉得我是个好人吗，奇坦 - 吉？”他问道。

我转过身。

“我是不是？”他又问了一遍。

我耸了耸肩。“我对你没多少了解，戈帕尔。你组织的演讲非常精彩，对我也相当照顾。看起来你还是挺好的。”我答道。

“你是这么想的？”

“你得到了很多东西，获得了很大成就。慢慢来，别把自己逼得太狠。再昂贵的威士忌也会伤身的。”

他笑着点了点头。“我会少喝点的。”他说道，“还有什么话说吗？”

“你还很年轻，别对爱情心灰意冷。”我看了下自己的手表，“我真的要走了。现在都快要开始早阿提了。”

“她就叫这个名字。”他说道。

我不想逗留太久，但我被他的话钩住了。“什么名字？谁的名字？”我连番追问，尽管我意识到这跟我没有关系，而且我也该立马闪人了。

“阿提。”他答道。

“哪个阿提？你喜欢的那个姑娘？”我大胆地做了个猜测。

“‘喜欢’的程度还不够，奇坦－吉。”

“你爱她？”我笑着问道。

“试想一下瓦拉纳西的所有苦行僧跟祭司，他们加起来有多虔诚，我就有多爱她。”

我被这个类比深深吸引住了。好奇心一冒出来，瞌睡就可以退位了。我纵容自己多提一个问题：“她也爱你吗？”

对这个问题，他想了一会儿才答道：“她不只爱我，她还要嫁给我。”

我跷起了二郎腿。天亮之后我得忙乎一整日，通宵不睡可不是什么好主意。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对他发问了：“那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跟阿提之间。”

戈帕尔笑道：“这可不是采访，奇坦－吉。你可以选择坐下来，听我这个傻子讲故事，或者回去。这都看你。”他那炭黑色的眼睛跟我对视着。这位年轻校长身上有些东西吸引着我，也许是他那非同寻常的成就，骄傲自大的脾性，充满痛苦的声线，抑或是这座陌生的圣城，总之，我就是希望多了解他一点。

我吁出一口叹息，他则指着身边的椅子对我示意。

“好了，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。”说完后我坐了下去。

“你还要再来一杯吗？”戈帕尔问道。

我瞪了他一眼，他笑了。“我指的是茶。”他说道。

于是，我们要了一壶滚烫的马萨拉香料茶和一些葡萄糖饼干。促膝长谈时，没什么比这些更合宜的了。

“我应该从哪里开始说呢？”戈帕尔问道。

“就从阿提开始说好了，说说这姑娘是怎么把你搞成这样的。”

“阿提吗？我俩认识的第一天她就给我捅了个篓子。”戈帕尔应道。

我用饼干蘸了点茶水，侧耳倾听。

在瓦拉纳西



1



“这家父母懒出汁了，又是黄油面包。”我在第二排座位上发着牢骚，顺带合上一个蓝色的塑料饭盒。拉格夫跟我移师下一张桌子。

“算了吧，戈帕尔。同学们随时都会回来的。”拉格夫说道。

“嘘……”

“我带了普里薯饼，咱们可以一起吃啊。偷人家东西是不对的。”

我正跟一个小小的圆形铁饭盒斗智斗勇。“正常人怎么可能把这玩意儿打开？”

我俩都没有尖指甲，没法从这个碉堡般的盒子上撬开薄薄的铁盖。为了实施每周一次的午餐突袭，我俩都翘了早上的集会。在国歌响起之前，我们还有10分钟时间胡作非为，在这之后，5C班的人马就会杀回来。我们只能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觅食、吞咽，然后让饭盒们回归故里。

“里面是腌泡菜跟全麦烤饼。”拉格夫揭开那铁盖后说道，“你要吗？”

“那就算了。”我边说边把铁饭盒塞回那个同学的书包里。我的目光接连从一个书包跳跃到另一个书包上。“就这个了。”我指着第一排那个粉色的进口帆布背包说道，“这书包看着就是个贵价货。她肯定窝藏了好吃的。来！”

我们奔到目标人物的位置上。我拎着这个印有芭比娃娃的书包，拉开顶上的拉链，找到一个闪闪发亮的红色方形饭盒。这饭盒盖子上还有一个汤勺隔层。“这饭盒够别致的。”我咔嚓一声便把盖子揭开了。

黑绿豆米饼，一小盒酸辣酱以及一大块巧克力蛋糕。我们中的

简直是头奖啊。

“我只想吃的蛋糕。”我拾起一大块说道。

“别都吃光了。这对人家不公平啊。”拉格夫应道。

“要是我只吃那么一点点，她就会发现问题了。”我把脸绷了起来。

“切成两份嘛。你吃一份，给人家留一份。”拉格夫说道。

“拿什么切啊？”

“拿尺子呗。”他建议道。

我跑回自己的桌子，带回一把尺子，干脆利落地切了一道。“不错吧？”我问道，“现在满意了？”

“这是她的蛋糕。”拉格夫耸着肩膀说道。

“但你是我的哥们儿。”我应道。

我让他也来一口，但他没有同流合污。我在家没吃早餐，只能靠这蛋糕充饥，狼吞虎咽之下，我的手指上满是糖霜。

“你自己怎么就不带饭盒呢？”拉格夫问道。

我在应付满嘴食物的繁忙中抽空答道：“那我爸的工作量就得加大了。现在午餐晚餐都是他做的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饿呗。”我爸在一所公立学校教书，早上六点钟就得出门，比我还要早。我舔着手指，把上面的巧克力奶油一一收归舌下。这个时候，我们都听到国歌已经开始了。

“我可以给你带饭盒啊。”拉格夫边说边让我跟他一起站直听国歌。

“得了吧，你妈妈做的东西最没劲儿了，天天都是普里薯饼。”我应道。

听到同学们陆陆续续叽叽喳喳地往教室走，我赶紧把剩下的蛋糕推到嘴里去。

“快点，快点。”拉格夫说道。

我给红饭盒盖好盖子，放回芭比书包里面。

“对了，谁坐这儿啊？”拉格夫问道。

我笨手笨脚地在这粉色帆布书包里摸索，找出一本棕色封皮的

笔记本。我把封面上的标签念了出来：“阿提·普拉塔·普拉丹，科目：数学，5C 班，10 岁，第 1 排，阳光学校。”

“随便啦。咱搞定了吧？”拉格夫问道。

我把阿提的书包挂回原位。

“咱们撤。”我说道。我们往后排座位跑去，坐下，把头垂到书桌上。我们紧闭双眼，假装病怏怏的，这可是我们翘掉早上集会的借口。

5C 班全体学生走了进来，整个教室便充斥着 80 个 10 岁小孩一同喧哗的嘈杂声响。

一分钟后，我们的班主任辛兰·吉尔夫人驾临，所有的声音便渐次消停。“乘法。”她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，孩子们慢慢地安静下来。

我坐直身子，探头探脑地张望阿提·普拉塔·普拉丹，这个坐在第一排的女生。她穿着一袭白色裙子，配着白色 T 恤衫和红色毛衣，发辫上则系着几根丝带。她坐下的时候面朝老师，一脸正经。

“恶心！”阿提尖叫着跳了起来。她从座位上拈起一把沾满巧克力污渍的尺子。她的裙子后面也被巧克力弄脏了。“哦，天呐！”阿提尖利的声音引起全班同学的注意。

“阿提，坐下！”吉尔夫人的尖叫道高一丈，后排民众闻声颤抖。吉尔夫人一听到噪音就不爽，即便噪音发自系着可爱发辫的小女生。

拉格夫跟我交换了下眼色，忧心忡忡。我们作案后在现场留下了痕迹。

“老师，有人把邋遢尺子放我座位上，我的校服都给弄脏了。”阿提已经在号啕大哭了。

全班都在哄笑，阿提则在哗啦啦地淌眼泪。

“什么？”老师问道。她放下粉笔，掸掉手上的灰，然后才从阿提那里接过尺子。

阿提继续抽噎。老师在过道上走动，无论她经过哪里，哪里的学生都会龟缩到座位上。“今天谁带了巧克力蛋糕？”她开始着手调查了。

“是我带的。”阿提应道。她一打开午餐盒，就明白这蛋糕是怎么跑到自己裙子上的了。接下去，她的哀嚎轻松地突破了高分贝音